

## 《资本论》的社会建设逻辑探赜

曹典顺

**摘要** 《资本论》的伟大绝不仅仅在于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更在于它蕴含了未来的社会建设逻辑。如果说《资本论》既属于一部哲学著作又属于一部经济学著作,那是因为《资本论》既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又阐明了资本主义如何灭亡。《资本论》的这一写作特性表明,《资本论》还应该属于社会哲学著作的范畴。因为《资本论》所阐释的不仅是一种具有批判性质的学说,而且还是一种蕴含着以建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为己任的学说,即《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不是最终目标,构筑共产主义体制才是它的终极追求。按照社会哲学的学科原则理解,《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批判不只是包含抽象性质的宏大叙事式的社会批判,而且还包含有社会实践中存在着有比资本主义体制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的思想意蕴,而表征这一思想意蕴的社会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就应该被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

**关键词** 《资本论》;资本逻辑批判;社会建设逻辑;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A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3-005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VRC006)

关于马克思哲学为什么可以被称为“能够阐明社会实践的真理理论”的问题,列宁明确表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sup>[1]</sup>(P290)。按照列宁的这一认知,人们完全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尽管在写作结构和话语表达方式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极其相似,但《资本论》与《逻辑学》的写作主旨却是迥然不同的。《逻辑学》主要是寻找资本主义国家合理性的根据——为资本逻辑寻找合法性前提,而《资本论》则是要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对资本逻辑进行前提性批判。值得关注的是,《资本论》发行初期并不被当时的学术界看好,但马克思却在《资本论》第2版的“跋”中提出《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广大范围内被迅速理解是对其写作《资本论》最好的回报<sup>[2]</sup>(P15)。马克思之所以如此认知,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sup>[2]</sup>(P8)。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既可以理解为哲学的,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科学的。那么,究竟是不是可以如此理解呢?对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为之作的“导读”中进行判断,即马克思认为他是按照自然史的过程来理解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sup>[2]</sup>(P10)。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论》应该是一本社会哲学的著作,因为社会哲学的核心命题是要构筑一个能够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发展逻辑体系。按此社会哲学的视角进行理解,《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就应该是为了发现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对此,马克思也有过明确的交代,即要理解《资本论》就必须用他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根据唯物辩证法认为的任何事物都是肯定性要素和否定性要素的共融性存在来理解,社会哲学视阈中《资本论》表征的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可以归纳为:以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为理想的公有财产制度原理,以消灭人吃人剥削制度为信仰的共同富裕原理和以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追求的共产主义体制原理等社会发

展规律。

## 一、社会哲学的建构本性与《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动机

不同学科对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解不同。根据哲学的学科原则来理解,《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就是指其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走向灭亡的规律进行阐释和论证。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sup>[1]</sup>(P19)。这就是说,在阿尔都塞看来,《资本论》应该是一本哲学著作。阿尔都塞之所以如此理解,应该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等过程的探讨,阐明了这一社会形态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性。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明确表示,资本的垄断最终会成为生产方式发展的桎梏<sup>[2]</sup>(P874),即在马克思看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既构成了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瓦解的内在因素,这些矛盾和因素使其只能是历史发展的短暂阶段而非永恒阶段——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正是因为《资本论》中有着这种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揭示,所以,将《资本论》视为哲学著作是合乎逻辑的。

按照经济学的学科原则来理解,《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就是指其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进行实践逻辑意义上的把握。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学术界一度出现“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即有人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的思想家,而晚年马克思则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家。与“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应,《资本论》被视为与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不同的、具有实证意义的经济学著作。之所以会产生对马克思思想和对《资本论》性质的经济学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不仅《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物质生产”属于经济学问题,而且《资本论》探讨的内容也是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学内容;其二,《资本论》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大都与经济学相关,使用的研究方法也离不开经济学方法;其三,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曾表示,《资本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sup>[2]</sup>(P10)。

按照社会学的学科原则来理解,《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就是指其要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走向灭亡的基本道路。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生存境况的实践考察,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不仅发现了社会问题的存在,而且对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即《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sup>[2]</sup>(P307)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秘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带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童工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最终也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根本上来理解,导致这些危机的原因都是根源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因此,要想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就需要对造成这些问题的经济根源——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

社会哲学的建构原则和学科责任表明,社会哲学的核心命题就是要构筑一个能够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发展机制。所谓社会哲学,是指既需要将多种社会科学的经验概括出理论前提,并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以总体性、反思性的哲学思维对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变迁等社会问题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揭示出社会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即认为“社会是作为整体系统发挥功能的。为了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相互联系,必须突破具体社会科学的框框”<sup>[4]</sup>(P2-3)。哲学史上,包括黑格尔、圣西门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曾对社会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进行过哲学解答,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最终又陷入了神秘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即他们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为此,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哲学应该是“科学的探讨,冷静的、毫无偏见的、系统的思考”<sup>[5]</sup>(P477)。这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社会哲学应该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即社会哲学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因为这一方法的焦点在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6]</sup>(P502),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

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最终得出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基础,以及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科学结论。这些结论又可以被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理论。

当然,社会哲学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这种宏大叙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自己的最终结论……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sup>[5]</sup>(P511)恩格斯的观点很明确,一种完备的社会哲学体系不能仅满足于只是揭示社会的本质或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还应该立足于社会客观现实,以批判性、革命性的思维继续推动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这种研究就是“提出一些关于美好的或理想的社会由什么构成的设想”<sup>[7]</sup>(P3),即应该研究社会如何才能良性运行的问题。据此认知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出发,研究分析了三大社会形态和五大社会发展阶段,最终得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sup>[8]</sup>(P413)的科学性结论,即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理论指出,只有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生产性的社会劳动不再作为一种阶级属性压迫无产阶级的前提下,社会才能实现良性运行。

既然社会哲学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社会如何才能良性运行的哲学理论,那么社会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要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即社会哲学不仅应该具有认识社会的功能,还应该能够提供改变社会的行动方案。这一行动方案就是马克思说的“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sup>[9]</sup>(P42)。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社会哲学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的本质、发展规律的阐发,即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社会哲学必须考虑实际生活与确切事实<sup>[10]</sup>(P139),必须集中力量以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价值观、系统的方法论探索分析和解决当下社会的客观现实问题,真正地为社会良性运行提供科学的行动方案。

与社会哲学的核心命题是要构筑一个能够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发展机制的观点相适应,作为《资本论》写作意义上的动机——资本逻辑批判的动机,就是要建构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社会体制。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资本论》中资本逻辑批判的解读不同,社会哲学对《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有着独特的解读逻辑。从社会哲学的学科原则来理解,《资本论》之所以要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是因为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体制是一种违反社会良性运行规则的运行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12]</sup>(P87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出现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即资本通过剥削获得自身发展,导致社会上的少部分人占有着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邓宁对资本的这种负面影响论证得更加具体,他认为,“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sup>[12]</sup>(P871)。邓宁的观点很明确,即在资本统治下形成的社会本质上是一种违反人的本质的没有人性的社会。因此,资本逻辑统治必然导致社会的无序运行。

社会哲学的学科原则表明,《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就是资本主义运行机制批判。塞尔称社会哲学目的就是要处理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借用社会哲学视角理解《资本论》的写作,就是要借用社会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基本结构进行科学原则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或者说,对《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从社会哲学视角进行解读,这体现为如何从社会发展变迁问题的视角尝试性解读和回答《资本论》的写作。资本主义社会是被资本控制了的社会,人只是被当作工具使用而存在,无法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而消除私有制的前提之一就是包含对资本主义运行体制的批判。

通过对《资本论》中资本逻辑批判的上述社会哲学认知,可以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进行的批判只是方法、过程和动机,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逻辑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建构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论》对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探讨,不能避免由资本逻辑带来的诸多苦难,但是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sup>[12]</sup>



(P10)。也就是说,对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探讨或者说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探讨,是为了迎接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资本论》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规律进行探索,而且还要探索如何真正摆脱“痛苦”而进入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体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理想社会作出的构想是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解释说,理想社会中人们在一个共同体中活动,劳动的产品是社会的产物,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也来自社会,人们能得到的生活资料由他本身的劳动时间决定,这样人们与劳动、劳动产品之间的生产关系就简单明了,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体制就可以形成。

## 二、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与社会哲学视阈中《资本论》的历史使命

如果说资本主义灭亡论是《资本论》的主旨或主题思想,那么这一主题思想只是《资本论》的明喻或直喻。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理解,《资本论》一定还有隐喻或暗喻的主题思想,我们将这一隐藏的主题思想称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展望。自《资本论》第1卷出版起,资产阶级就企图以缄默、歪曲等方式消解其可能对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抵制《资本论》,就是因为《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目的是动摇资本主义存在的根基,或者说,资产阶级意识到了《资本论》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其实,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曾经在多本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问题进行过阐述。不过由于这些阐述大都属于“哲学批判范式意蕴上的唯物史观理解”<sup>[11]</sup>(P13),缺少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可操作性支持,所以这些阐述并没有引起资产阶级的重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社会哲学考察,对资本主义灭亡论进行了实证意蕴上的科学性论证,或者说,在《资本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被公之于众。

既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只能是历史的短暂状态,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社会形态,那么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的社会形态应该如何就必然成为《资本论》的撰写目的之一。换言之,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既是为了批判资本逻辑,也是为了消解资本逻辑,因为《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中还包含着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展望。不可否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sup>[12]</sup>(P33),并且在发展生产力、建立民主政治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它导致人们长期误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取代的、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甚至是到了20世纪,以福山为代表的部分资产阶级学者依然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终结历史的“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sup>[13]</sup>(代序P1)。社会哲学的原则告诉我们,《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以批判资本逻辑的方式达到消解资本逻辑的目的,是因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度剖析,科学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不能够长时间实现良性运行的内在逻辑。与之相适应,当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问题且是不合理的社会形态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对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社会体制的期待和憧憬。

之所以认为《资本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期待和憧憬属于隐喻或暗喻的主题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资本论》中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图景进行实证意蕴的阐释和论证。《资本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探讨的主要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问题。因此,《资本论》中虽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作出了一定的阐述,也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特征作出过描述,但是这些阐述和描述都是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的。这就是说,《资本论》并不是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展望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进行阐释和论证。因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阐述和描述也就不属于《资本论》的明喻或直喻的主题思想。其二,《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取代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的揭示,是通过对资本本质和运行逻辑的批判揭示出来的,而不是通过阐明共产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正确来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马克思晚年放弃了对《资本论》的完善,而是转向对如何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运行道路中寻找未来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行性方案问题的探讨。这种转向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资本论》中找不到通向共产主义的具象意义上的发展道路。正如加拿大学者巴弗莱·

贝斯特曾就资本本质和运行逻辑的问题进行分析时提出的那样:尽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内在地产生了它自身的妄见”<sup>[14]</sup>(P79),但《资本论》毕竟未回答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怎样建立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资本论》勾勒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图景,那么其中就应该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理论,然而,纵观整个《资本论》也找不到这一理论的具象表达。因此,我们应该从《资本论》表征出的历史使命中寻找这种理论,应该从《资本论》展望出来的未来社会图景的特征和性质中去发现这种理论。社会哲学的学科原则告诉我们,既然《资本论》展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属于良性运行的社会形态,那么《资本论》展望的未来图景就应该是能够构筑社会良性运行形态的理论基础。所谓良性运行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中诸要素之间是彼此和谐、互相促进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资本论》对这种社会形态有着明确的描述——“自由人联合体”。《资本论》指出,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们不仅“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还将“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sup>[12]</sup>(P96)。这就是说,《资本论》展现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图景,因为这种社会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私有而是属于全社会的公有物,以往的阶级差距、生产过剩等社会问题也会因此而消解,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和谐,共产主义社会就属于良性运行的社会形态。

我们之所以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可以从《资本论》表征出的历史使命指向中去发现,是因为《资本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否定之后必然是肯定意义的否定之否定,所以消灭资本主义就是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资本论》表征出的历史使命中必然内含以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资本论》之所以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作详细、系统性的论述,除了因为《资本论》主要是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对未来共产主义造成教条式的理解。我们会如此判断的原因是,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sup>[9]</sup>(P64)。按此认知进行理解,《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揭示和批判,如虚幻的利润表象等经济特征,就为我们以唯物辩证法的方式理解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和人的特征预设了理论前提。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语表达就是“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sup>[9]</sup>(P63)。

《资本论》的社会哲学思想之所以体现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理论,既是因为《资本论》不仅具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实证化世界观阐释,也是因为《资本论》贯彻的革命的、批判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方式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建设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sup>[15]</sup>(P11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实证考察与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从“什么不可为”的视角为马克思社会建设理论指明了“可为”的逻辑。如在他看来,假使将工资、剩余价值等资本主义形式去掉,剩下的就只有“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sup>[16]</sup>(P992)。《资本论》展现出的世界观理论和方法论思维,不仅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支持,而且还能够激发起人们对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热情和激情。

虽然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是《资本论》的历史使命,但《资本论》中却没有专门阐释和论证共产主义社会如何建设问题的内容,因此,对《资本论》追求的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只能通过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哲学意义上的批判进行推理和架构,即只能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哲学意义上的批判中概括出表征其基本规定或称基本原则的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在黑格尔看来,“逻辑思想是一切事物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根据”<sup>[17]</sup>(P85)。按照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是指其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规律、基本规定或称基本原则,或者说,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是要深度阐释怎样的社会建设才能有助于实现人自由自在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思想规律的表征,它从社会建设逻辑层面对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如何避免出现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要素问题以及该如何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问题作出了诠释。



当然,对《资本论》展现的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的把握,除了不能只停留在《资本论》的文本表面外,还应该从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视阈去理解。如果说黑格尔曾经提出“否定就是否定的否定,因而是肯定”<sup>[18]</sup>(P100),那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更指明,事物的发展总是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等一系列过程。这就是说,对事物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当前事物本身,因为事物要通过对自身的否定再否定来取得进步和发展。据此逻辑,《资本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经济运行规律、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探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提出要建设“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21]</sup>(P683)。由此可以认为,虽然《资本论》中并没有明确的阐明共产主义社会如何建设的具体理论,但思想上却蕴含着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这需要借助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视角来使其显现出来。这种显现就在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是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之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实现的下一个必然环节。

我们可以从《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升华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了无限的憧憬,《资本论》中任何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中都包含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期待。按照这种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对直接生产者“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sup>[21]</sup>(P873)进行剥削,通过使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令劳动者丧失其本性,使资本家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目的是使人们明白,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建设逻辑必须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逻辑所取代,因而《资本论》中必然蕴含着人们向往和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逻辑。

### 三、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与唯物辩证法视阈中《资本论》的实践性逻辑

《资本论》无疑是一种理论研究,但它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彼岸思维的理论研究,而是实践意义上的理论思维,因为在《资本论》中,无论是对私有财产本质的揭示,还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抑或是对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追究,它对所有理论的分析 and 论证都是依靠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性考察来完成的。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资本论》进行社会哲学研究,是因为他发现经济基础是社会运行的核心要素,或者说,经济基础是社会得以有序运行的基础性保障。为了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长期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真正原因,马克思转向了以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社会哲学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指出,如果忽视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长期有序运行的经济原因,就如同柏修斯“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sup>[21]</sup>(P9),只会影响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判断和理解,从而遮蔽了导致社会运行失序的主要原因是资本逻辑本身这个认识。基于经济基础是社会哲学的基础这一认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回信中明确表示,“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经济学原理”<sup>[19]</sup>(P275)。由此可见,《资本论》虽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剖析来追问资本主义社会不能长期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通过程、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过程等社会实践问题的社会哲学考察,《资本论》既揭示了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公正、不稳定的根源,也阐明了因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逻辑。私有制导致社会不公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走向灭亡,维护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要以对劳动者成果的剥夺为前提,即资本家只有对劳动者进行持续的剥削和压迫才能维护资本主义的存在。这种持续剥削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更多的劳动者则处在苦难生活之中,从而导致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强烈,用《资本论》中的实践逻辑表达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sup>[21]</sup>(P887)。从社会分配不公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来理解,劳动者即使再努力工作仍旧只会有微薄的工资,而资本家则可以轻松获得较多的财富,久而久之,这种

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膨胀到一定程度,必将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崩溃。

正是因为《资本论》的研究是基于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性考察完成的,所以《资本论》既能够免于其论证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泥沼,也符合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实际状况,为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灭亡找到了实践性根据。在当时的西欧社会,一些社会哲学家提出要创建一个法案和法令的完美构想,希望借助“完美法案”体现出全人类的自然权利,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但这种唯心史观中的积极因素一旦试图影响社会实践,必会遭到资本逻辑的抵制。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为例,明确指出当时社会一旦有一点点解放自由的法案发布,就会立刻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从而依据资产阶级的意愿对法案作出相应调整,因为这一“鼓动运动”吓到了政府<sup>[21]</sup>(P323)。这就是说,那种看起来能够制定合理法案的行为,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积累的需要,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论断源于他对社会实践的认知,或者说是对“现实状况”考察的结果,因而具有了社会科学的学科意蕴。为此,列宁也明确表示,《资本论》的问世,使唯物史观在真正意义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sup>[15]</sup>(P112)。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尤其是西方国家培养出来的研究者,不断质疑和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有研究者对150年前就享誉世界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否定,认为其不符合“现实”。我们之所以关注这种现象,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资本论》实践逻辑的新方法,而是要提醒人们,这类对《资本论》实践逻辑的批判所涉及的问题,马克思其实早就有所关注。马克思认为,这类研究者之所以不理解他的理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唯物辩证法的认知逻辑才能科学诠释《资本论》的实践逻辑。而那些研究者,要么认为《资本论》阐释的理论不符合现实生活“常识”,要么认为这些理论仅仅适用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在他们看来,当今社会因科技的高度发展已导致生产力要素发生巨大变化,因而《资本论》的理论不是当下的“科学”。他们还认为,按照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践逻辑来理解,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其它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资产阶级所谓的“利润”实质上是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合理性就不存在,因此,“除非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且都属于同一类型”,否则马克思价值理论“没有实际重要意义”<sup>[20]</sup>(P3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而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sup>[21]</sup>(P62),因而《资本论》已经过时,不能再对当今时代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就这些指责而言,反对马克思的人之所以要驳倒价值理论,是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公理,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以最严密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的结论”<sup>[22]</sup>(P453 注释3)。这就意味着,形形色色的研究者为了证明自身对《资本论》实践逻辑批判的合法性就来批判和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这类研究者们之所以作出误解《资本论》实践逻辑的判断,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用旧哲学的世界观逻辑和方法论逻辑对《资本论》作出了教条式的理解,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和科学地诠释《资本论》的实践逻辑。《资本论》从未否定资本主义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而是采取“具体到抽象”的唯物辩证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探究其运行表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将经济生活过程中的外部表现过程加以简单的描写、分类和叙述才能称作是符合现实生活“常识”的理论,就会陷入庸俗经济学的陷阱。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诠释就是,如果事物的表现和本质是同一的,那么一切的科学也就是多余的<sup>[16]</sup>(P925)。《资本论》采取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唯物辩证方法,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性特征入手,逐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过程以及各个经济范畴之间联系的分析和阐释。按照《资本论》的实践逻辑来分析,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达,也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sup>[18]</sup>(P102),即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资本的剥削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资本论》的实践逻辑并没有过时,用列宁的理论解释就是,一切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验,只会使越来越多的工人认识到马克思学说是完全正确的<sup>[23]</sup>(P47)。

《资本论》的重大价值与具有实证科学意蕴的社会哲学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它的目的不仅是要探索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还要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和更替的规律。换言之,只有唯物辩证法的认知逻辑才能科学诠释《资本论》的实践逻辑。考夫曼曾经这样评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sup>[21]</sup>(P20)考夫曼的意思很明确:《资本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是一门实证科学,而在叙述方式上却采取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考夫曼的观点显然不完全符合实际,《资本论》是实证科学但不是唯心辩证法——《资本论》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之所以会在研究和叙述上采用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够分析资本主义的各种发展形态与其内在联系,才能够将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适当的叙述出来<sup>[21]</sup>(P21-22)。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以这种现实的社会运动研究为出发点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将辩证法从黑格尔式的神秘主义那里颠倒过来,才能发现其外壳中的合理内核<sup>[21]</sup>(P22)。这就是说,作为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的唯物辩证法,不应该陷入神秘主义的漩涡,而应该与现实相结合,叙述现实的社会运动,唯有如此,才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和更替的规律。这就意味着,只有以唯物辩证法的认知逻辑才能科学诠释《资本论》的实践逻辑。

既然唯物辩证法的认知逻辑能够表明《资本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证明了其“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sup>[21]</sup>(P10-13),那就意味着这一社会形式中所孕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对抗性矛盾,为如何憧憬理想的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实践意蕴上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根据即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sup>[21]</sup>(P13),而任何有机体都是要进化的,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有机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有机体”这一概念本是生物学术语,马克思之所以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征,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一样都是由多种相互关联和变化发展的要素组成的。与此逻辑相适应,《资本论》之所以认为作为有机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就是因为正如“资本为了生成……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sup>[24]</sup>(P452)那样,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有机体在使一切社会要素从属于自己的同时,也从中创造出了自己所缺乏的器官<sup>[24]</sup>(P237),因而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并处于发展之中,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和发展都可能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变化。当这些要素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时,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无法继续维持良性运行,从而被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被取代,就是因为存在着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列宁看来,《资本论》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有机体,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sup>[15]</sup>(P135)。也就是说,列宁认为,通过运用这一社会哲学的方法,《资本论》分析了作为有机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要素的矛盾运动及其关系,阐明了资本主义最终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论证了这一过渡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与黑格尔的社会哲学理论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比如,针对作为有机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多无法调和矛盾的问题,黑格尔明确提出,“机体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所有部分不趋于同一……全部必致崩溃”<sup>[25]</sup>(P305)。黑格尔的观点很明确,只有当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要素之间趋于同一之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才能够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的作用;相反,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各要素之间不趋于同一,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无法调节之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逐渐丧失了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功能。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有机体必然要被新的社会有机体形式所取代,那么新的社会有机体形式中一定体现了人们对其的美好向往,这种向往我们称为理想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就是这种理想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的指导思想。《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取代封建社会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后者而言,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关系,更有利于创造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sup>[16]</sup>(P927-928)。按照《资本论》的这一逻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更有利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对此逻辑,列宁称《资本论》的意义就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sup>[15]</sup>(P136)。换言之,《资本论》的实践逻辑诠释之所以可以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既是因为《资本论》的实践逻辑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规律的实践诠释,也是因为《资本论》的实践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的论证,为人们憧憬理想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实践意蕴上的理论根据。

综上所述,既然《资本论》可以被理解为一部社会哲学著作,就意味着《资本论》中蕴含着社会哲学的理论和基本原理,这一社会哲学的理论又可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原理。纵观《资本论》的内容可以发现,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的基本原理至少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公有财产制度原理、共同富裕原理和共产主义体制原理。根据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视阈认知,这三大原理又可以表述为以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为理想的公有财产制度原理,以消灭资本主义人吃人剥削制度为信仰的共同富裕原理和以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追求的共产主义体制原理。所谓以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为理想的公有财产制度原理就是指,《资本论》中的资本剥削理论能够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下,劳动者只有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才能获得所需要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异化的体现,这样的社会体制严重限制生产效率,阻碍社会进步,影响社会公正,只有建立以消灭这种私有财产制度为理想的社会公有财产制度,才能改变这一现象,从而促使人们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激发出人们建设美好未来的热情。所谓以消灭人吃人剥削制度为信仰的共同富裕原理就是指,《资本论》中的收入分配理论表明,由于受到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者不仅长期处于绝对贫困之中,也长期处于相对贫困之中,因此,劳动者要想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就必须彻底消灭资本逻辑主导所致的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一种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谓以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追求的共产主义体制原理就是指,《资本论》中的经济危机理论表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矛盾所致的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为了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应该建立能够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社会运行机制,即应该建立能够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共产主义社会运行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的基本原理在《资本论》之后日益成为一种理论,且这种理论因为有着不同的解读对象——支持资本主义的学者解读和信仰社会主义的学者解读——而日益受到全世界范围学者的关注。支持资本主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理论可以为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提供方法论指导。信仰社会主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地消解资本逻辑导致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弊端,而且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顺利进行。因此,中国学术界加强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著作中社会建设逻辑的研究,就显现出越来越必要的现实性和越来越具价值的学术性。

##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3]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4] 弗·伊·拉津.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哲学理论.徐小英、王淑秋、李昭时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R. S. 鲁德纳. 社会科学哲学. 曲跃厚、林金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0]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 曹典顺. 唯物史观理论演进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2019,(8).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黄胜强、许铭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4] 巴弗莱·贝斯特. 马克思与资本形成的动力学:政治经济学的美学. 张晶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 [15]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7]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8]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0] 熊彼特.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 宁嘉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21]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3] 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5]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Construction Logic of *Das Kapital*

Cao Dianshu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as Kapital* is great not only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but also because it contains the logic of social construction for the future. *Das Kapital* is a monograph of philosophy as well as economics,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both the "inevitable" demise of capitalism and the "way" it does. This writing style of *Das Kapital* indicates that it also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social philosophy, because it is not only a theory of critical nature, but also a theory that makes it its mission to construct a benign operating mechanism of society.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its ultimate goal to criticize the capitalist system, but to build a communis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philosophy, the criticism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Das Kapital* contains not only grand narrative social criticism of abstract nature,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that there is a more reasonable social form than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social practic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ocial philosophical theory which represent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thought should be called Marx's social construction logic.

**Key words** *Das Kapital*;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 logic; social construction logic; materialist dialectics

- 
- 作者简介 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教授,江苏 徐州 221116。  
■ 责任编辑 涂文迁